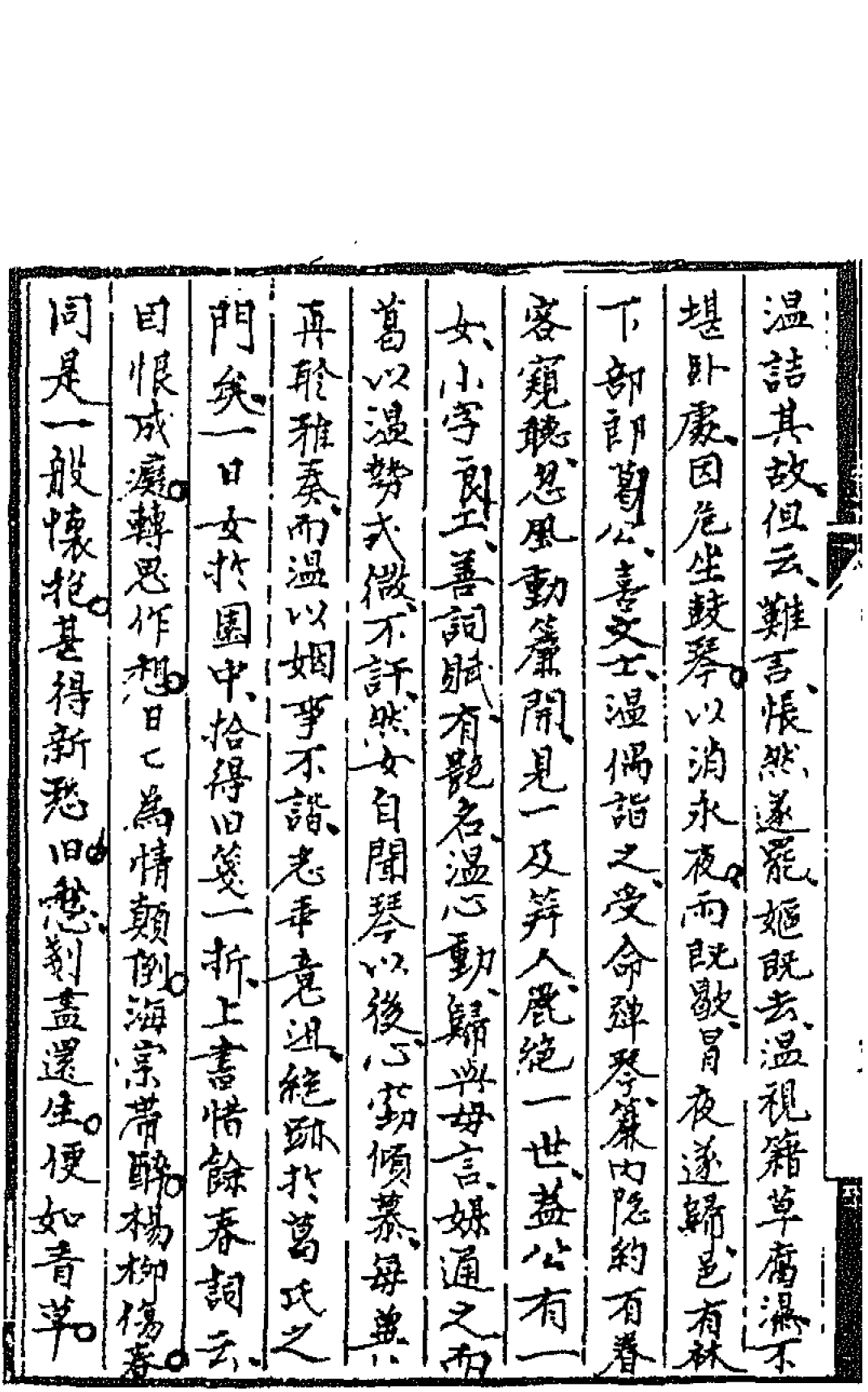

聊齋誌異

聊齋誌異卷之七

般陽蒲松齡柳泉甫著

羅祖

羅祖卽墨人也少貧總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卽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叅將欲携與俱去羅乃託妻子於其友李杲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叅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叅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床下有男子遺舄心疑之既而至李申謝李致酒殷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

門跨馬而去、匿身近處、更定却歸、聞妻與李卧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袖刃出、已復韜、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如此、殺之汚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械器具、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々笞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蹤迹、遠近捜羅、則絶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並械李及妻、逾年、并桎梏以死。乃釋送其子歸、即墨、后石匣營有樵、人入山、見一道人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異、賫粮供之、或有識者、蓋即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薉、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遊山上、跡之

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五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為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劉祖、税者歸之、今其后人、猶歲一往收税金焉、浙水劉宗玉向予言之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為聖矣、但望成佛祖、請徧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劉姓

邑劉姓、虎而冠者也、後去淄居沂、習氣不除、鄉人咸畏惡之、有田數畝、與苗某連隴、苗勤、田畔多種桃、桃初實、子往攀摘、劉怒驅之、指為己有、子啼而告諸父、父方駭怪、劉已

詬罵在門、且言將訟、苗笑慰之、怒不解、忿而去、時有同邑

李翠石作典商於沂、劉持狀入城、適與之遇、以同鄉故、相

熟、問作何幹、劉以告、李笑曰、子聲望衆所共知、我素識苗

甚平善、何敢占騙、將毋反言之也、乃碎其詞紙、曳入肆、將

與調停、劉恨〻不已、竊肆中筆、復造狀、藏懷中、期以必告、

未幾苗至、細陳所以、因哀李爲之解免、言我農人、半世不

見官長、但得罷訟、數株桃何敢執爲己有。李呼劉出告以

退讓之意、劉又指天畫地、叱罵不休、苗惟和色卑詞、無敢

少辨、既罷、踰四五日、見其村中人、傳劉已死、李爲驚嘆異

日他適、見杖而來者、儼然劉也、比至、殷〻問訊、且請顧臨、

李逡巡問曰、日前忽聞凶訃。一何妄也、劉不荅、但挽衬至其家、羅漿酒焉、乃言前日之傳、非妄也、羕出門見二人來、捉見官府問何事、但言不知、自思出入衙門数十年、非怯見官長者、亦不為怖、從去至公廨、見南面者有怒容曰、汝即某耶、罪惡貫盈、不自悛悔、又以他人之物、占為己有、此等攅暴、合置館罰、一人指簿曰、此人有一善、合不死、南面者閲簿、其色稍霽、便云暫送他去。数十人齊聲呵逐、余曰。因何事勾我來、又因何事遣我去、還祈明示、吏持簿下指一條示之、上記崇禎十三年、用錢三百、救一人夫婦完聚。才、非此則今日命當絕、宜墮畜生道。駭極、乃從二人出、

索賄、怒告曰、不知劉某出入公門二十年、常勸人則財者、何得向老虎討肉吃耶、二人乃不復言、送至封、拱手曰、此役不曾嗽得一掬水、二人既去、入門遂甦、時氣絕已隔日矣、李聞而異之、因詰其善行頗末、初崇禎十三年、歲大凶、人相食、劉時在淄為主捕、頼適見男女哭甚哀、問之答云夫婦聚裁年餘、今歲荒不能兩全、故悲耳、少時油肆前復見之、似有所爭、近詰之、肆主馬姓者便云、伊夫婦餓将死、日向我討麻醬以爲活、今又欲賣婦於我、我家中已買十餘口矣、此何要緊、賤則售之、否則已耳、如此可笑生來纏人、男子因言、今粟如珠、自度非得三百數、不足供逃亡

之費本欲兩生若賣妻而不免於死何取焉非敢言直但求作陰隲行之耳劉憐之便問焉出幾何焉言今日婦口止直百許耳劉請勿短其數且願助以半價之資焉執不可劉少負氣便謂男子彼鄙瑣不足道我請如數相贈若能逃荒又全夫婦不更佳耶遂發橐畀之夫妻泣拜而去劉述此事李大加獎嘆劉自行頓改今七旬猶健去年李詣周村遇劉與人爭衆圍勸不能解李笑呼曰汝又欲訟桃樹耶劉茫然改容吶吶斂手而退

異史氏曰李翠石兄弟皆稱素封然翠石又醇謹喜為善未嘗以富自豪抑然誠篤君子也觀其解紛勸善其

生平可知矣、古云、為富不仁、吾不知翠石先仁而後富者耶、抑先富而後仁者耶、

○○○邵九娘

柴廷賓、太平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妬、柴百金買妾、金暴遇之、經歲而死、柴忿出、獨宿數月、不踐閨闥、一日柴初度、金卑詞莊禮、為丈夫壽、柴不忍拒、始通言笑、金設筵內寢招柴、柴已辭以醉、金華妝自詣柴所曰、妾竭誠終日、君即醉、請一盞而別、柴乃入、酌酒話言、妻從容曰、前日悞殺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忌、遂無結髮情耶、後請納金釵十二、妾不汝瑕疵也、柴益喜、燭盡見跋、遂止宿焉、由此敬愛如初、金

便呼姊媪來、囑為物色佳勝、而陰使遷延勿報、已則故督促之、如是年餘、柴不能待、徧囑戚好為之購致、得林代之養女、金一見喜形於色、飲食共之、脂澤花鈿、任其所取、然林固燕產、不習女紅、繡履之外、須人而成、金曰、我素勤儉、非似王侯家買作畫圖看者、於是授美錦使學製、若嚴師誨弟子、初猶呵罵、繼而鞭楚、柴痛切于心、不能為地、而金之憐愛林尤倍於昔、往往自為裝束、匀鉛黃焉、但履跟稍有摺痕、則以鐵杖擊雙彎、髮少亂、則批兩頰、林不堪其虐、自經死、柴悲慘心目、頗致怨懟、妻怒曰、我代汝教娘子、有何罪過、柴始悟其奸、因復反目、永絕琴瑟之好、陰於別業

修房闥、思覯麗人而別居之、荏苒半載、未得其人、偶會友人之墓、見二八女郎、光豔溢目、停睇神馳、女怪其狂顧、秋波斜轉之、詢諸人、知為邵氏、邵貧士、止此女、少聰慧、教之讀、過目能了、尤喜讀內經。及冰鑑書。父愛溺之、有議婚者、輒令自擇、而貧富皆少所可、故十七歲猶未字也、柴得其端、亦知不可圖、然心欲餌之、又冀其家貧、或可利動、謀之數媼、無敢媒者、遂亦灰心、無所復望、忽有賈媼者、以貨珠過柴、柴告所願、賂以重金、曰、止求一通誠意、其成與否、所勿責也、倘一可圖。千金不惜。媼利其有、諾之、登門故與邵妻絮語、睹女驚贊曰、好個美姑姑。假到昭陽院。趙家姊妹何

足数得。又問婿家阿誰、郤妻答尚未、媼言若個娘子、何愁無王侯作貴客也。郤妻嘆曰。王侯家所不敢望、只要個讀書種子、便是佳耳。我家小蕣覔、翻復遴選、下無一當、不解是何意、向媼曰、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麤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崇家郎君去於某家墻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餓鵰作想天鵝耶。早被老身訶斥去矣、郤妻微笑不答、媼曰、便是秀才家難與較計、若在別個尖尺而得之、宜若可為矣。郤妻復笑不言、媼撫掌曰、果爾、則為老身計亦左矣、日蒙夫人愛、登堂便促膝賜漿酒、若得千金、出車馬、入樓閣、老身再到門、則閽者可

叱及之矣、邵妻沉吟良久、起而去、與夫語移時、喚其女又移時、三人並出、邵妻笑曰、婢子奇特。多少良匹、悉不就、聞爲賤媵則就之。但恐爲儒林笑也。媼曰、倘入門得一小哥子。大夫人便如何耶。言已、告以別居之謀、邵益喜、喚女曰、試同賈媼言之、此汝自主張、勿後悔。致懟父母、女靦然曰、父母安享厚奉則養有濟矣。況自顧命薄、若得佳耦、必減壽數、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見柴郎亦福相、子孫必有興者。媼大喜、奔告柴、喜出非望、即置千金備、與爲娶女於別業、家人無敢言者、女謂柴曰、君之計、所謂燕巢於幕。不謀朝夕者也。塞口防舌、以冀不漏、何可得乎。請不如早歸、尤

識見高明

速殃而禍小。柴慮摧殘、女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我苟無過、怒何由起。柴曰、不然、此非常之悍、不可情理動者。女曰、身為賤婢、摧折亦自分耳。不然、買日為活、何可長也。柴以為是、終籌躕而不敢决、一日柴他往、女青衣而出、命蒼頭控老牝馬、一嫗携襆從之、竟詣嫡所、伏地而陳。妻始而怒、既念其自首所原、又見容飾兼卑、氣亦稍平。乃命婢子出錦衣衣之、曰、彼薄倖人、播惡於衆。使我横被口語、其實皆男子不義、諸婢無行、有以激之。汝試念背妻而主家室、此豈復是人矣。女曰、細察渠似稍悔之。但不肯下氣耳。諺云、大者不伏小、以禮論、妻之於夫、猶子之於父、庶之於嫡也。

夫人若肯假以詞色。則積怨可以盡捐。妻云、彼自不來、我何與焉、即命婢媼為之除舍、心雖不樂、亦暫安之。柴聞女歸、驚惕不已、竊意羊入虎群、狼藉已不堪矣。疾奔而至、見家中寂然、心始稍貼、女迎門而勸、令詣嫡所。柴有難色、女泣下、柴意少納、女往見妻曰、郎適歸、自慚無以見夫人、乞夫人往一姍笑之也。妻不肯行、女曰、妾已言、夫之於妻、猶嫡之於庶、孟光舉案、而人不以為諂、何哉。分在則然耳、妻乃從之、見柴曰、汝狡兔三窟、何歸為。柴俛不對、女肘之、柴始强顏笑、妻色稍霽、將退、女推柴從之、又囑庖人備酌、自是夫妻復和。女早起、青衣往朝。盥已授帨、執婢禮甚恭。柴

入其室、若辭之、十餘夕始肎一納。妻亦心賢之。然自媿弗如、積慙成忌。但女奉侍謹、無可蹈瑕。或薄施訶譴、女惟順受。一夜夫婦少有反脣、曉妝猶含盛怒、女捧鏡〻墮、破之、妻益恚、握髮裂眥、女懼長跪哀免、怒不解、鞭之、至數十、柴不能忍、盛氣奔入、曳女出、妻呶〻逐擊之、柴怒奪鞭反朴面膚綻裂、始退、由是夫妻若仇。柴禁女無往、女弗聽、早起膝行伺幕外、妻撻床怒罵叱去、其聽前日夜切齒、將伺柴出而後洩憤于女、柴知之、謝絕人事、杜門不通弔慶、妻無如何、惟日撻婢媼以寄其恨、下人皆不可堪、自夫妻絕好女亦莫敢當夕。柴於是孤眠、妻聞之、意不梢安、有大婢素

姣黠、偶與柴語、妻疑其私、暴之尤苦、婢輒於無人處、疾首怨罵、一夕輪婢值宿、女囑柴禁無往、曰、婢面有殺機、叵測也。柴如其言、招之來、詐問何作、婢驚懼無所措詞、柴益疑、檢其衣、得利刃焉。婢無言、惟伏地乞死、柴欲撻之、女止之曰、恐夫人所聞、此婢必無生理。彼罪固不赦、然不如鬻之。既全其生、我亦得直焉。柴然之、會有買妾者、急貨之、妻以其不謀故罪柴、益遷怒女、詬罵益毒、柴忿顧女曰、皆汝自取。前此殺卻、烏有今日。言已而走、妻怪其言、徧詰左右、並無知者、問女、女亦不言、心益悶怒、捉裾浪罵、柴乃返以實告。妻大驚、向女温語、而心轉恨其言之不早、柴為嫌卻盡

釋、不復作防、適遠出、妻乃召女而數之曰、殺主者罪不赦。汝縱之何心、女造次不能以詞自達、妻燒赤鉄烙女面。欲毀其容、婢媼皆為之不平、每號痛一殺、則家人皆哭。願代受死、妻乃不烙、以鍼刺脇二十餘下、始揮去之、柴歸見面創大慙、欲往尋之、女捉襟曰、妾明知火坑而固蹈之。當嫁君時、豈以君家為天堂耶。亦自顧薄命。聊以洩造化之怒耳。妾心忍受、尚有滿時。若再觸焉、是坎已填而復掘之也。遂以藥務患處。數日尋愈。忽攬鏡喜曰、君今日宜為妾賀。彼烙斷我晦紋、矣。朝夕事嫡、詞色平善。月餘忽病、逆害飲食。柴恨其不死、詈不顧問數、日腹脹如鼓。日夜漫困。女侍

伺不遑眠食。金益德之。女以醫理自陳、金自覺嚮昔過悋、疑其怨報、故謝之。金為人持家嚴整、婢僕悉就約束、自病後皆散誕、無操作者、柴躬理劬勞甚苦。而家米鹽不食自盡。由是慨然興中饋之思。聘醫藥之、金對人輒自言為氣蠱。以故醫脈之、無不指為氣鬱者、凡易數醫、卒罔效、亦瀕危矣。又將烹藥、女進曰、此等藥、百裹無益、祇增劇耳。金不信、女揩撮别剤易之。藥下、食頃三遺、病若失。遂益笑女言妄、呻而呼之曰、女華陀今如何也。女及群婢皆笑。金問故、始實告之、注曰、妄日受子之、覆戳、而不知、也。今而後請惟家政聽子而行。無何病痊、柴整設為婿賀、女捧壺侍側、金自

起奪壺、曳與連臂。愛異常情。更闌、女托故離席、金遣二婢

曳還之、強與連榻。自此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無其和也。

無何女產一男。產後多病、金親為調視。若奉老母。後金患

海痛。起則面目皆青。但欲覓死、女急（取）銀針數枚。此至則氣

自息瀕盡、按穴刺之。畫然痛止。十餘日復發、復刺。過六、七

日又發、雖應手奏效、不至大苦。然心常惴惴、恐其復萌。夜

夢至一處、似廟宇。殿中鬼神皆動。神問汝金氏耶。汝罪過

多端。壽數合盡。念汝改悔。故僅降災以示微譴。前殺兩姬、

此其宿報。至邵氏何罪、而慘毒如此。鞭打之刑、已有柴生

代報。可以相準。所欠一烙。二十三針。今三次止償零數。便

望病根除耶明日又當作矣醒而大惧猶冀為妖夢之誣食後果病其痛倍昔女至刺之隨手而瘥賤技止此矣病本何以不拔請再灼之此非爛燒不可但恐夫人不能忍受金憶夢中語以故無難色然呻吟忍受之際嘿思欠此十九針不知作何變症不如一朝受盡庶免後苦姪盡求女再針女笑曰針豈可以汎常施用耶金曰不必論欠但煩十九刺女笑不可金請益堅起跪搨上女終不忍實以夢告女乃約畧經絡刺之如數自此平復果不復病弥自懺悔臨下亦無戾色子名曰僊秀惠絶倫女每曰此子翰苑相也八歲有神童之目十五歲以進士授翰林是時皆

夫婦年四十。如夫人三十有二三耳。與馬歸寧。鄉里榮之。邵翁自鬻女後。家暴富。而士林羞與為伍。至是始有通往來者。

異史氏曰。女子狡妬。其天性然也。而為妾媵者又復炫美弄機。以增其怒。嗚呼。禍所由來矣。若以命自安。以分自守。百折而不移其志。此豈挾刃所能加乎。乃至於再拯其死。而始有悔悟之萌。嗚呼。豈人也哉。如數以償。而不增之息。亦造物之恕矣。顧以仁術作惡報。不亦慎乎。每見愚夫婦抱痾終日。即招無知之巫。任其刺肌灼膚。而不敢呻。心嘗怪之。至此始悟。閩人有納妾者。夕入妻

旁不敢便去、僞解屨作登榻狀、妻曰、去休、勿作態、夫尚徘徊、妻正色曰、我非似他家妬忌者、何必爾爾、夫乃去、妻獨卧、輾轉不得寐、遂起往伏門外潛聽之、但聞妾聲隱約、不甚了了、惟郎罷二字、畧可辨識、郎罷、閩人呼父也、妻聽踰刻、痰厥而踣、首觸扉作聲、夫驚起啟戶、戶倒入、呼妾火之、則其妻也、急扶灌之、目畧開、即呻曰、誰家郎罷、被汝喚、妬情可哂、

〇〇〇羣仙

羣道人、無名字、亦不知何里人、嘗求見劉王、閽人不爲通、有中貴人出、揖求之、中貴見其鄙陋、遂去之、已而復來、中

貴怒、且逐且朴、至無人處、道人笑出黃金二百兩、傾逐者囊中貴爲言我亦不要見王、但聞後苑花木樓臺、極人間佳勝、若能導我一游、生平足矣、又以白金賂逐者、其人喜、反命、中貴亦喜、引道人自後宰門入、諸景俱歷、又從登樓上、中貴方凭窗、道人一推、但覺身隨樓外、有細葛綳腰懸於空際、下視則高深暈目、葛隱隱作斷殸、惧極大號、無何数監至、駭極、見其去地絶遠、登樓共視、則葛端繫檑上、欲解援之、則葛細不堪用力、遍索道人已杳矣、束手無計、奏之魯王、王詣視大奇之、命樓下藉茅鋪絮、將因而斷之、甫畢、葛崩然自絶、去地乃不咫耳、相與失笑、王命訪道士所

在館於尚秀才家往問之則出游未復既遇于途遂引見王王賜宴坐便請作劇道士曰臣草埜之夫無他庸能既承優寵敢獻女樂為大王壽遂探袖中出美人置地上向王稽拜已道士命扮瑤池宴本祝王萬年女子吊場數語道士又出一人自白王母少間董雙成許飛瓊一切仙姬次第俱出末有織女來謁獻天衣一襲金彩絢爛光映一室王意其偽索觀之道士急言不可王不聽卒觀之果無縫之衣非人工所能製也道士不樂曰臣竭誠以奉大王暫而假諸天孫今則濁氣所染何以還故主乎王又意歌者必仙姬思欲留其一二細視之則皆宮中樂伎耳轉疑

此曲非所夙諳問之果茫然不自知道士以衣置火燒之然後納諸袖中再搜之則已無矣王於是重道士留居府內道士曰野人之性視宮殿如藩籠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每至中夜必還其所時而堅留亦遂宿止輒於筵間顛倒四時花木為戲王問曰聞仙人亦不能忘情果否對曰或仙人然耳臣非仙人故心如枯木矣一夜宿府中王遣少妓往試之入其室數呼不應燭之則瞑坐榻上摇之目一閃即復合再摇之齁聲作矣推之則遂手而倒酣卧如雷彈其額逆指作鉄釜聲返以白王王使刺一針針弗入推之重不可摇加十餘人舉擲床下若千觔石墮地者旦

而窺之、仍眠地上、醒而笑曰、一場惡睡、墮床下不覺耶。後女子輩每於其坐卧時按之為戲、初按猶軟、再按則鐵石矣、道士舍秀才家、恒中夜不歸、尚鎖其戶、及旦啟扉、道士已卧室中、初尚與曲妓惠哥善、矢志嫁娶、惠雅善歌絃索傾一時、魯王聞其名、召入供奉、遂絕情好、每繫念之、若無由通、一夕問道士見惠哥否、答言諸姬皆見、但不知其惠哥為誰、尚述其貌、道其年、道士乃憶之、尚求轉寄一語、道士笑曰、我世外人。不能為君塞鴻。尚哀之不已、道士展其袖曰、必欲一見、請入此。尚窺之、中大如屋、伏身入、則光明洞徹、寬若廳堂。几案床榻、無物不有。居其內殊無悶若。道

士入府、與王對奕望惠哥至。陽以袍袖拂塵。惠哥已納袖中。而他人不、之睹也。尚方獨坐凝想時忽有美人自簷間隨、視之惠哥也。兩相驚喜綢繆綣至、尚曰今日、奇緣不可不誌。請與卿聯之、書壁上曰、侯門似海久無踪。惠續云、誰識簫郎今又逢。尚曰、袖裏乾坤真個大。惠曰、離人思婦盡包容。書甫畢、忽有五人入、八角冠淡紅衣、認之都與無素、嘿然不言、捉惠哥去。尚驚駭不知所由。道士既驗、呼之出問其情事、隱諱不以盡言。道士微笑、解衣及袂、示之、尚審視、隱々有字跡、細裁如蟣。蓋即所題句也。後十數日、又求一入、前後凡三入、惠哥謂尚曰、腹中震動。妾甚憂之。常以

緊帛束腰際、府中耳目較多、倘一朝臨蓐。何處可容。兒啼。煩與輩仙謀。見妾三人腰粗。便一拯救。尚諾之。歸見道士、伏地不起、道士曳之曰、所言予已了了。但請勿憂。君宗祧、賴此一綫。何敢不竭綿薄。但自此不必復入。我所以報君者。原不在慣私也。後數月、道士自外入、笑曰、攜得公子至矣。可速把孫孫來。尚妾最賢、年近三十、數胎而存一子、適生女盈月而殤。聞尚言驚喜。因出。道士探袖出嬰兒。酣然若寐。臍梗猶未斷也。尚妾接抱。始吮乳。而泣。道士解衣曰、產血濺衣。道家最忌。今為君故、二十年故物。一旦棄之。尚為易衣。道士囑曰、舊物勿棄。卻燒錢許可療難產。墮死胎。

尚從其言居之又久忽告尚曰所藏舊衲當留少許耳用
我死後亦勿忘也尚謂其言不祥道士不言而去入見王
曰臣欲死王驚問之曰此有定數亦復何言王不信强留
之手談一局忽起王又止之請就外舍從之道士趨卧視
之已死王具棺木以禮瘞之尚臨哭盡哀始悟曩言蓋先
告之也遺衲用催生應如响求者踵接於門始猶以污袖
與之既而剪領衿罔不效及聞所囑疑妻况有產厄斷血
布如掌珍藏之會魯王有愛妃臨盆三日不下醫窮于術
或有以尚生告者立召入一剃而產王大喜贈白金綵緞
良多尚悉辭不受王問所欲曰臣不敢言再請之頓首曰

女拙天意。但賜舊妓意哥足矣。王召之來問其年。曰妾十八入府、今十四年矣。王以其齒加長、命偏呼群妓、任尚自擇。尚一無所好。王笑曰、痴哉、書生。十年前、定昏嫁耶。尚以實對。乃盛備輿馬、仍以所贈綵縷為意哥作妝。送之出。意所生子名之秀生。秀者袖也。是時年十一矣。自念仙人之恩、清明則上其墓、有以客川中者、逢道人於途、出書一卷曰、此府中物。來府倉猝不暇璧還。煩寄去。客歸、聞道人已死、不敢達王。尚代奏之。王展視、果道士所借。疑之、發其塚空棺耳。后尚子少殤、賴生承祧。益服翠之先知云。

異史氏曰、袖裡乾坤、古人之寓言耳、豈真有之耶、抑何

其奇也、中有天地、有日月、可以娶妻生子。而又無催科之苦。人事之煩、則袖中虮虱。何殊桃源、雖大哉。設容人常老于是鄉可耳。

○○○二商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朝夕不自給、一日〻向午、尚未舉火、枵腹蹀踱、無以為計、妻令往告兄、商曰、無益、脫兄憐我貧也。當早有以處此矣。妻固強之、商便使其子往、少頃空手而返、商曰、何如哉、妻詳問阿伯云何、子曰、伯躊躕目視伯母、伯母告我曰、兄弟析居、有飯各食、誰復能相顧也。夫妻無言、暫以殘盎敗榻、少易糠

秕而去。里中三四惡少、窺大商饒足、夜踰垣入。夫妻警寤、鳴盥器而號。鄰人共嫉之、無援者、不得已疾呼二商。二商聞嫂鳴、欲趨救、妻止之、大聲對嫂曰、兄弟析居、有禍各受。誰復能相顧也。俄盜破扉。執大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綦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垣、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人所畏懾、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亡失、謂妻曰、今所遺留。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兄弟、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一報、久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捉囊往從貸、得斗粟

而返婦愁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踰兩月貲餘愈不可支二商曰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十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為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即不仁我手足也彼去則我孤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却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商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搒楚并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呼村中貧者

食報兄甚之速耶

此乃强人性之悍婦豈有何解於長舌

悉所取項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及奔視則兄已昏憒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床席而已少頃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十餘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既貧往〻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啼不止二商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於嫂使養兒如此以為常又數年大商賣其田宅母得直足自給二商乃不復至后歲大飢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煩不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一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于婦言遂

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我汗矣。所賣故宅、今尚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顆下、藏有窖金、發之可以小康、使醜光相從、長舌婦、余甚恨之。勿顧也、既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閭、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慤、凡出入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為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割半與之。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與、亦猶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憒憒不置一詞。恝情骨肉、卒以煢死。嗚呼、亦

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閫教耳。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沂水秀才

沂水某秀才，課業山中，夜有二美人入，含笑不言，各以長袖拂榻，相將坐，衣耎無聲，少間一美人起，以白綾巾展几上，上有草書三四行，亦未嘗審其何詞，一美人置白金一鋌，可三四兩許，秀才掇內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秀才捫金，則烏有矣。麗人在坐，投以芳澤，置不顧，而金是取，是乞兒相也，尚可耐哉。狐子可兒，雅態可想。

友人言此并思不可耐事附志之。對酸俗客。

古今之圖書家
好作系統一

市井人作文語　富貴態狀　秀才裝名士　旁觀諂態

信口謊言不倦　揖坐苦讓上下　歪詩文强人觀聽

財奴哭窮　醉人歪纏　作滿洲調　体氣若逼人語

市井惡謔　任憨兒登筵抓肴果　假人餘威裝模様

歪科甲談詩文　語次頻稱貴戚

○○○梅女

封雲亭、太行人、偶至郡、晝臥寓屋、時年少喪偶、岑寂之下、頗有所思、凝視間、見墻上有女子影、依稀如畫、念必意想所致、而久之不動、亦不滅、異之、起視轉真、再近之、儼然少女、容蹙舌伸、索環秀領、驚顧未已、冉〻欲下、知為縊鬼、然

以白晝壯胆、不大畏怯、語曰、娘子如有奇冤、小生可以極力、影居然下曰、萍水之人、何敢遽以重務凂君子、但泉下槁骸舌不得縮、索不得除、求斷屋梁而焚、恩同山岳矣、諾之、遂滅、呼主人來問所見狀、主人言此十年前、梅氏故宅、夜有小偷入室、為梅所執、送詣典史、典史受盜錢五百、誣其女與通、將拘審驗、女聞自經、后梅夫妻相繼卒、宅歸于余、客往々見怪異、而無術可以靖之、封以鬼言告主人、計毀舍易楹、費不貲、故難之、封乃協力助作、既就而復居之、梅女夜至展謝已、喜氣充溢、姿態嫣然、封愛悅之、欲與為懽、瞞然而慚曰、陰慘之氣、非但不為君利、若此之為、則生

前之垢、西江不可濯矣。會合有時、今日尚未、問何時、但笑不言、封問飲乎、答曰、不飲、封曰、對佳人悶眼相看、亦復何味、女曰、妾生平戲技、惟諳打馬、但兩人寥落、夜深又苦無局、今長夜莫遣、聊與君爲交錢之戲、封從之、促膝戟指、翻變良久、封迷亂不知所從、女輒口道而頤指之、愈出愈幻、不窮於術、封笑曰、此閨房之絕技、女曰、此妾自悟、但有雙錢、即可成文、人自不察耳、更闌頗怠、强使就寢、曰、我陰人不寐、請自休、妾少解按摩之術、願盡技能、以侑清夢、封從其請、女疊掌爲之、輕按、自頂及踵皆遍、手所經、骨若醉、既而揉指細搔、如以團絮相觸、狀体暢舒不可言、搔至腰口

目皆慵、至股則沉〻睡去矣、及醒日已向巳、覺骨節輕和、殊於往日、心益愛慕、遶屋而呼之、並無响應、日夕女始至、封曰、卿居何所、使我呼欲徧、曰鬼無所、要在地下、問地下有隙可容身乎、曰鬼不見地、猶魚不見水也、封握腕曰、使卿而活、當破産購致之、女笑曰、無須破産、戲至半夜、封苦逼之、女曰、君勿纏我、有浙倡愛卿者、新寓北鄰、頗極風致、明夕招與俱來、聊以自代若何、封允之、次夕果與一少婦同至、年近三十已來、眉目流轉、隱含蕩意、三人狎坐打馬為戲、局終、女起曰、嘉會方殷、我且去、封欲挽之、飄已逝、兩人登榻、于飛甚樂、詰其家世、則含糊不以盡道、但曰、即如

愛妾當以指彈北壁微呼曰壺盧子即至三呼不應可知不暇勿更招也天曉入北壁隙中而去次日女來封問愛卿女曰被高公子招去侑酒以故不得來因而剪燭共話女每欲有所言吻已啟而輒止固詰之終不肯言欷歔而已封強與作戲四漏始去自此二女頻來笑聲徹宵且因而城社悉聞典史某亦浙之世族嫡室以私僕被黜繼娶顧氏深相愛好期月夭殂心甚悼之聞封有靈鬼欲以問冥世之緣遂跨馬造封封初不肯承其力求不已封設筵與坐諾爲招鬼妓日及曛叩壁而呼三聲未已愛卿即入舉頭見客色變欲走封以身橫阻之某審視大怒投以巨

梳、遠然而滅、封大驚、不解其故、方將致詰、俄暗室一老嫗出大罵曰、貪鄙賊、壞我家錢樹子、三十貫索要償也、以杖擊其中顱、其抱首而哀曰、此顧氏我妻也、少年而殞、方切哀痛、不圖為鬼不貞、于姥乎何與、嫗怒曰、汝本浙江一無賴賊、買得條烏角帶、鼻骨倒豎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錢便而翁也、神怒人怨、死期已迫、汝父母代哀冥司、願以愛媳入青樓、代汝償貪債、不知耶、言已又擊、其宛轉哀鳴、方驚詫、無從救解、旋見梅女自房中出、張目吐舌、顏色變異、近以長簪刺其耳、封驚極、以身障客、女憤不已、封勸曰、某即有罪、倘死于寓所、則咎在小生、請少存投鼠

之忌、女乃曳嫗曰、暫假餘息、為我顧封郎也、其張皇鼠竄而去、至署、患腦痛中夜、遂斃、次夜女出、笑曰、痛快悪氣出矣、問何仇怨、女曰、曩已言之、受賄誣奸、啣恨已久、每欲浼君一為昭雪、自愧無纖毫之德、故將言而輒止、適聞紛拏竊以伺聽、不意其仇人也、封詰曰、此即誣卿者耶、曰彼典史於此十有八年、妾冤殁十六寒暑矣、問嫗為誰、曰老娼也、又問愛卿、曰卧病耳、因囅然、曰妾昔謂會合有期、今真不遠矣、君嘗願破家相贖、猶記否、封曰、今日猶此心也、女曰、實告君、妾殁日已投生延安展孝廉家、徒以大怨未伸、故遷延於是、請以新帛作鬼囊、俾妾得附君以往、就展

氏求婚、計必允諧、封慮勢分懸殊、恐將不遂、女曰、但去無憂、封從其言、女囑曰、途中慎勿相與、待合巹之夕、以囊掛新人首、急呼曰、勿忘勿忘、封諾之、纔啟囊、女跳身已入、攜至延安、訪之、果有長孝廉、生一女、貌極端好、但病癡、又常以舌出唇外、類犬喘日、年十六歲、無問名者、父母憂念成疾、封到門投刺、具通族閥、既退、託媒、長喜、贅封於家、女癡絕不知為禮、使兩婢扶曳歸所、群婢既去、女解衿露乳、對封憨笑、封覆囊呼之、女停眸凝顧、似有疑思、封笑曰、卿不識小生耶、舉之囊（而）示之、女乃悟、急掩衿、喜共燕笑、詰旦、封入謁岳、展慰之曰、癡女無知、既承青眷、君倘有意、家中慧

娌不乏，僕不斷相贈，封力辨其不痴。展疑之，無何，女至，舉止皆佳，因大驚異。女但掩口微笑，展細詰之，女進退而慚於言，封為畧述梗槩。展大喜，愛悅逾于平時，使子大成與壻同學，供給豐備。年餘，大成漸厭薄之，因而郎舅不相能，厮僕亦刻疵其短。展惑於浸潤，禮稍懈，女覺之，謂封曰：「岳家不可久居，凡久居者，盡闒茸也。及今未大決裂，宜速歸。」封然之，告展，展欲留女，女不可。父兄盡怒，不給輿馬，女自出妝貲貰馬歸。後展招令歸寧，女固辭不往。後封舉孝廉，始通慶好。

異史氏曰：官卑者愈貪，其常情然乎？三百誣姦，夜氣之

皓士盡夠奪嘉禍入青樓卒用暴死吁可畏哉

康熙甲寅貝丘典史最貪詐民咸怨之忽其妻被狡者誘與偕亡或代懸招狀云某官因自己不慎走失夫人一名身無餘物止有紅綾七尺包裹元寶一枚翹邉細紋并無闕壞亦風流之小報

郭秀才

東粵士人郭某暮自友人歸入山迷路竄榛莽中更許聞山頭笑語急趨之見十餘人藉地飲望見郭鬨然曰坐中正欠一客大佳大佳郭既坐見諸客半儒巾便請指迷人笑曰君真酸腐舍此明月不賞何求道路即飛一觥來郭

飲之芳香射鼻一引遂盡又一人持壺傾注郭故善飲又復奔馳吻燥一舉十觴衆人大贊曰豪哉眞吾友也郭放達善謔能学禽語無不酷肖离坐起溲竊作燕子鳴衆疑曰半夜何得此耶又效杜鵑衆益疑郭坐但笑不言方紛議間郭回首鸜鵒鳴曰郭秀才醉矣送他歸也衆驚聽寂不復聞少頃又作之既而悟其爲郭始大笑皆撮口從學無一能者一人曰可惜靑娘子未至又一人曰中秋還集於此郭先生不可不來郭敬諾一人起曰客有絕技我等亦獻踏肩之戲若何於是譁然并起前一人挺身矗立即有一人飛登肩上亦矗立累至四人高不可登繼至者攀

肩踵臂如綠梯狀、十餘人頃刻都盡、望之可接霄漢、方驚顧間、挺然倒地、化為脩道一綫、郭駭立良久、遵道得歸、翼日腹大痛、溺綠色、似銅青、着物能染、亦無溺氣、三日乃已、往驗故處、則有骨狼藉、四圍叢莽、并無道路、至中秋、郭欲赴約、朋友諫止之、設斗胆再往、一會青娘子、必更有異、惜乎其見之怯也

死僧

某道士雲游、日暮、投止野寺、見僧房扃閉、遂藉蒲團、趺坐廊下、夜既靜、聞啟闔聲、旋見一僧来、渾身血污、目中若不見道士、道士亦若不見之、僧直入殿、登佛座、抱佛頭而笑

久之乃去、及明視室門扃如故、怪之、入帳道所見、衆如寺發扃驗之、則僧殺死在地、室中席篋撤騰、知為盜劫、疑鬼笑有因、共驗佛首、見腦後有微痕、剖之、內藏三十餘金、遂用以瘞之、

異史氏曰、諺有之、財連于命、不虛哉、夫人儉嗇封殖、以予所不知誰何之人。亦已癡矣。況僧并不知誰何之人而無之哉。生不肯享、死猶顧而笑之、財奴之可嘆如此、佛云、一文將不去、惟有孽隨身、其僧之謂夫、

○○○阿英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玨、字雙璧、始五歲、從

兄鞠養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后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恵能
文玉益愛之、每曰、吾弟表〻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
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僧寺、夜初就枕聞窗外有女子聲
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陳設酒皆殊色也女曰、秦
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坐者曰、昨自函谷來被惡人傷右臂
不能同游方用恨〻一女曰前宵一夢大惡今猶汗悸下
坐者搖手曰、莫道莫道、今宵姊妹歡會言之嚇人不快女
笑曰婢子何膽怯爾〻便有虎狼啣去耶若要勿言須歌
一曲爲娘行侑酒女低吟曰閑階桃花取次開昨日踏青
小約未應乖付囑東鄰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

即當來。吟罷、一座無不嘆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鶻睛熒〻、其貌獰醜、衆嘯曰、妖至矣、倉卒閧然、始如鳥散、惟缺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嘯、强與支撐、丈夫吼怒、亂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踣地若死、玉憐惻不可復忍、乃急袖斛援鬪出、揮之中肢、〻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塵土、血淋衿袖、驗其手、則右拇斷矣、裂帛代裹之、女始呻曰、拯命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心已隱為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人、不能捧箕箒矣。當別為賢仲簡之、詰其姓氏、答言蔡氏、玉乃展衾、俾暫休養、自乃襆被他所、曉而視之、則床已空、意其自歸、而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記

戚朋竝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一日偶游郊野，遇一二八女郎，姿致娟娟，顧之微笑，似將有言，因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否？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婚姻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生幼聘鳳姑，卻不曾聞，請宗族閑，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以禾粟兄命為辭。女笑曰：騃郎君遂如此怕哥子耶？妾陶氏，居東山望村，三日當候珏者。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此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頸，不出一言。嫂笑曰：想是佳人。珏曰：童子

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圖之未晚。珏嘿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答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棄前盟、往問伯〻甘璧人、焉置妾也。甘驚喜曰、甘璧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所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小字阿英、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即其人也、玉欲告諸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又嬌婉善言、母事嫂、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招之、珏意悵惘、女

遣伯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志玨恐嫂待久、故連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旦晨甫啟竟嫂自來扣對何作狀〻、女微哂之、玨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若非妖魅、何得有分身術、玨亦惧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讎。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兄、女靦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夙盟、故秦家姊以此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所以戀〻者、為兄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訣、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時玨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戲曰、將以為汝婦。間鸚鵡乏食、則呼玨云、不將餌去、餓煞媳婦矣。

家人亦皆以此為戲、后斷鎖亡去、始悟舊約、三即此也、然珏明知非人、而思之不置、嫂戀情猶切、旦夕啜泣、玉梅之而無如何、后二年為弟聘黃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珏大惧、率家人避山谷、山上男女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驗之、果英、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嫂來、既至、嫂望見悲哽、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衆惧寇至、女固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囑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

焉、然不甚歸私室、玨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叔意、女遂早起為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豔增數倍。如此三日、居然麗人。嫂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有宜男相。乃喚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赤漸黃、四七日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并不計及兵火、一夜噪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聞門外人馬鳴動、紛紛俱去、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群隊窮搜、凡伏匿岩穴者、悉被殺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女吁

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义難忘。聊分离乱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桃。可笑人也。我姑去、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否、曰、近中有大難。此無與他人事。秦家翁受恩奢、意无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自東粵歸、聞乱、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指。心異之。俄而群盜四合、繞莽殆遍、似吾之、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救鸚者也。后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至、計玉將歸而蚤出。玨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他往、玨

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衆起要遮而歸於室。女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强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有餘，時作一面之會如何。狂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嫂怪之。女笑云：中途為强寇所劫，勞嫂懸望矣。數語趨出。居無何，有巨狸啣鷄鶵經寢門過，嫂駭絕，因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群起譟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存餘息，把置膝頭，撫摩良久，始漸醒，自以喙理其翼。少選，飛繞中室，呼曰：嫂嫂，別矣，吾怨狂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橘樹

陝西劉公，為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

如拳，損物受封有幼女，將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與之，女一見不勝愛悅，寘諸閨閫，朝夕護之，惟恐傷，後任滿，橘把（遙）焉，是年初結實，資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之，女抱樹嬌啼，家人紿之曰：几日而不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為大力者負之而去，令視家人移栽堦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丙戌登進士，釋褐為某令，夫人大喜，竊慮千餘里，橘不復存矣，訪則橘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纍纍不斷，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異史氏曰摘其有夙緣於女與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况於人乎

○牛成章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娶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貨產入囊改醮而去遺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嫗年已六衰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資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哀婿假數十金付兄〻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資斧盡喪飄蕩不能歸偶趨典肆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不諭其故惟

日流連其傍以窺意旨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日覘其言笑舉止真父無訛即又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群小求以同鄉之故進身爲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姓氏似有所動問所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敢謂父死嬈應曰我父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不然葬溝瀆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導入叅其后母后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欿歉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乏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紀理肆務居之三月乃以諸藉委子取装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乃大

驚言彼負販于此、曩所與交好者、苗作富商、娶我已六年矣。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諭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攜一婦人、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棄吾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齕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救吾、忠大不忍、橫身蔽兩其間、牛又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譁以鬼、旋視牛顏色慘變、委衣于地、化為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嘆、舉衣冠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后歸家問之、則嫁于是日死、一家皆見牛成章云。

○○○青娥

霍桓、字匡九、晉人也、父官縣尉、早卒、遺生最幼、聰惠絕人、十一歲、以神童入泮、而母過於愛惜、禁不令出庭戶、年十三、尚不能辨叔伯甥舅焉、同里有武評事者、好道、入山不返、有女青娥、年十四、美異常倫、幼時竊讀父書、慕何仙姑之為人、父既隱、立志不嫁、母無奈之、一日生於門外瞥見之、童子雖無知、秖覺愛之極、而不能言、直告母、使委禽焉、母知其不可、故難之、生鬱鬱不自得、母恐拂兒意、遂託往來致意武、果不諧、生行思坐籌、無以為計、會有一道士在門、手握小鑱、長裁尺許、生借閱一過、問將何用、答云、此劚藥之具、物雖微。堅石可入、生未深信、道士即以斫牆上石、

應手落如腐。生大異之、把玩不釋於手、道士笑曰、公子愛
之。即以奉贈。生大喜、酧之以錢、不受而去、持歸、歷試磚石、
畧無鬲閡、頓念穴墻則美可見、而不知其非法也。更定、踰
垣而出、直至武第、凡穴兩重垣、始達中庭、見小廂中尚有
燈火、伏窺之、則青娥卸晚裝矣。少頃燭滅、寂無聲、穿墉入、
女已熟眠、輕解雙履、悄然登榻。又恐女郎驚覺、必遭訶逐、
遂潛伏繡褶之側、畧聞香息、心願竊慰。而半夜經營、疲殆頗
甚。少一合眸、不覺睡去。女醒、聞鼻氣休休。開目見穴隙亮
入。大駭、暗抒醒婢、拔關輕出、敲窗喚家人婦、共爇火操杖以
往、則見一總書生、酣眠繡榻、細審識為霍生。推之始覺、遽

起、目灼々如流星。似亦不大畏惧。但醜然（不）作一語、衆指為賊。恐呵之、始出漸曰、我非賊。實以愛娘子故。願一近芳澤耳。衆又疑穴數重垣、非童子所能者、生出錢以言異。共試之駭絕、訝為神授。將共告諸夫人、女俛首沉思、意似不以為可。衆覘知女意、因曰、此子聲名門第。殊不辱玷。不如縱之使去、俾復求媒焉。語且假道以告夫人如何也。女不答衆乃促生行、生索鐶、共笑曰、騃兒童。猶不忘此耶。生覷枕邊有鳳釵一股。陰納袖中。已為婢子所窺。急白之、女不言亦不怒。一媼拍頸曰、莫道他騃。若意念乖絕也。乃曳之仍自竇中出、既歸、不敢實告母、但囑母復媒致之、母不忍

頭拒、惟徧託媒氏、急為別覓良姻、青娥知之、中情皇急、陰使腹心者風示媪。媪悅、託媒往、會小婢漏泄前事。武夫人辱之、不勝恚憤、媒至益觸其怒、以杖畫地、罵生并及其母。媒懼竄歸、具述其狀、生母亦怒曰、不肖兒所為。我都夢夢。何遂以無禮相加。當交股時、何不將蕩兒淫女。一併殺却。由是見其親屬、輒便披訴。女聞愧欲死。武夫人大悔、而不能禁之使勿言也。女陰使人婉致生母。且矢之以不他。其詞悲切、母感之、乃不復言、而論親之謀亦遂輟矣、會秦中歐公宰是邑、見生文、深器之、時召入內署、極意優寵、一日問生婚否、答言未、細詰之、對曰、夙與故武評事女小有

盟約后以徵妹遂致中寢問有顧之否生醜然不言女笑
曰我當為子媒之即委縣尉教諭納幣於武夫人喜婚乃
定踰歲娶歸女入門乃以鏡抛地曰此魅盜物可將去生笑
曰勿忘媒妁珍佩之恒不去身女為人溫良寡默一日三
朝其母餘惟閉門寂坐不甚留心家務母或以弔慶他往
則事〻經紀罔不井〻年餘生一子孟仙一切委之乳保
似亦不甚顧惜又四五年忽謂生曰慆愛之緣於茲八載
今離長會短可將奈何生驚問之即已嘿〻盛妝拜母返
身入室追而詰之則仰眠榻上而氣絕矣母子痛悼購良
材而瘞之母已衰邁每〻抱子思母如摧肺膈由是遘病

遂慫不起。迸害飲食。但思魚羹。而近地則無。百里外始可
購致。時厮騎皆被羣遣。生怏然。急不可待。懷貲獨往。
晝夜無停趾。迨至山中。日已沉冥。兩足跛蹶。步不能延。居
一叟至。問曰。足得毋胝乎。生唯唯。叟便曳坐路隅。敲石取
火。以紙裹藥末。熏生兩足訖。試使行。不惟痛止。兼益矯健。
感極申謝。叟問何事汲汲。答以母病。因歷道所由。叟問
何不另娶。答云未得佳者。叟遙指山村曰。此處有一佳人。
倘能從我去。僕當為君作伐。生辭以母病待魚。姑不遑暇。
叟乃拱手。約以異日。入村但問老王。乃別而去。生歸烹魚。
獻母。母略進。數日尋瘳。乃命僕馬往尋叟。至舊處迷村所

狂、周張踰時、夕暾漸墜、山谷甚雜、又不可以極望、乃與僕上山頭以瞭里落、而山徑崎嶇、若不可復騎、跋履而上。昧色籠烟矣。蹀躞四望、更無村落、方將下山而歸路已迷、心中燥火如燒、荒竄間、冥墮絕壁。幸數尺下、有一綫荒台、墜卧其上。闊僅容身。下視黑不見底、懼極不敢少動、又幸崖邊皆生小樹、約体如欄。移時見足傍有小洞口。心竊喜、以背着石、螬行而入。意稍穩、冀天明可以呼救。少頃深處有光如星點。漸近之、約三四里許、忽睹廊舍。並無釭燭、而光明若晝。一麗人自房中出。視之則青娥也。見生驚曰、郎何能來、生不暇陳、抱袪嗚惻。女勸止之。問母及兒、生悉述苦

況女亦慘然生曰卿死年餘此得無冥間耶女曰非也此乃仙府曩時非死所瘞一竹杖耳郎今來仙緣有分也因導令朝父則一修髯丈夫坐堂上生趨拜女白翟郎來翁驚起握手畧道平素曰婿來大好分當留此生辭以母望不能久留翁曰我亦知之但遲三數日即亦何傷乃餌以肴酒即令婢設榻于西堂施錦裀焉生既退約女同榻寢女却之曰此何處可容狎褻生捉臂不捨窗外婢子咲殸嗤然女益慚方爭拒間翁入叱曰俗骨污吾洞府宜即去生素負氣愧不能忍作色曰兒女之情人所不免長者何當伺我無難即去但令女須便將去翁無辭招女隨之啟后

戶送之縣生出門父子闔扉去回首峭壁巉巖無少隙縫隻影煢煢罔所歸遙視天上斜月高揭星斗已稀悵悵良久悲已而恨面壁呼號乞無應者憤極腰中出鑱鑿石攻進瞬息洞入三四尺許隱隱聞人語曰孽障哉生奮力鑿益急忽洞底豁開二扉推婿出曰可去可去壁即復合女怨曰既愛我為婦豈有待丈人如此者是何處老道士授汝凶器將人纏混欲死生得女意願已慰不復置辨但憂路險難歸女折兩枝各跨其一即化為馬行且駛俄頃至家時失生已七日矣初生之與僕相失也覓之不得歸而告母母遣人窮山谷并無踪緒正憂惶所聞子自歸懽喜

承迎舉首見婦凡駭絕生畧述之母益怖懇女以形跡詭
異處駭物所求即播遷母從之異郎有別業刻期徙往人
莫之知偕居十八年生一女遣同邑李氏后母壽終女謂
生曰吾家茅田中有雉抱八卵其地可葬汝父子扶櫬歸
窆兒已成立宜即由守廬墓無庸復來生從其言窆后自
返月餘孟仙往省之而父母俱杳問之老奴則云赴塋來
還心知其異浩歎而已孟仙文名甚譟而困於場屋四旬
不售后以捐貢入北闈遇同號生年可十七八神采俊逸
愛之視其卷詫順天廩生霍仲仙瞪目大駭因自道姓名
仲仙亦異之便問鄉貫孟悉告之仲仙喜曰弟赴都時父

囑文場中如遇山右霍姓者、吾族也。宜與款接。今果然矣。顧何以名字相同如此。孟仙因詰高曾并嚴慈姓諱、已而驚曰、是我父母也。仲仙疑年齒之不類。孟仙曰、吾父母皆仙人。何可以貌信其年歲乎。因述往跡、仲仙始信。場後不暇休息。命駕同歸。才到門、家人迎告、是夜失太翁及夫人所在。兩人大驚。仲仙入而詢諸婦。婦〻言昨夕尚共杯酒。母謂汝夫婦少不更事。明日大哥來、吾無慮矣。早旦入室則閴無人矣。兄弟聞之、頓足悲哀。仲仙猶欲追覓、孟仙以為無益乃止。是科仲領鄉薦。以晉中祖塋所在、從兄而歸。猶冀父母尚在人間、隨在探訪、而終無蹤跡矣。

異史氏曰。鑽穴眠櫬。其意則癡。鑿壁罵翁。其行則狂。仙人之撮合之者。惟欲以長生報其癡耳。然既混跡人間。狎生子女。則居而終焉。亦何不可。乃三十年而屢棄其子。抑獨何哉。異已。

○○鏡聽

益都鄭氏兄弟。皆文學士。大鄭早知名。父母嘗過愛之。又因子并及其婦。二鄭落拓。不甚為父母所憐。遂惡次婦。至不齒禮。冷煖相形。頗存芥蒂。次婦每謂二鄭。等男子耳。何遂不能為妻子爭氣。遂擯弗與同宿。於是二鄭感憤。勤心銳思。亦遂知名。父母稍稍優顧之。然終殺於兄。次婦望夫

綦切是歲大比竊於除夜以鏡听卜有二人初起相推為戲云汝也凉凉去婦歸凶吉不可解亦置之闈后兄弟皆歸時暑氣猶盛兩婦在廚下炊飯餉耕其熱正苦忽有報騎登門報大鄭捷母入廚喚大婦曰大男中式矣汝可凉凉去次婦忿惻泣且炊俄又有報二鄭捷者次婦力擲餅杖而起曰儂也凉凉去此時中情所激不覺出之於口既而思之始知鏡听之驗也

異史氏曰貧窮則父母不子有以也哉庭幃之中固非憤激之地然二鄭婦激發男兒亦與怨望無賴者殊不同科投杖而起真千古之快事也

牛癀

陳華封蒙山人以盛暑煩熱枕藉野樹下忽一人奔波而來首着圍領疾趨樹陰掬石而座揮扇不停汗下如流瀋陳起座笑曰若除圍領不扇可涼客曰脫之易再着難也就與傾談頗極蘊藉既而曰此時無他想但得冰浸良醞一道冷芳度下十二重樓暑氣可消一半陳笑曰此願易遂僕當為君償之因握手曰寒舍伊邇請即迂步客笑而從之至家出藏酒于石洞其涼震齒客大悅一舉十觥日已就暮天忽雨于是張燈於室客乃解除領巾相與磅礴語次見客腦後時漏燈光疑之無何客酩酊眠榻上陳

移灯竊窺之見耳后有巨穴錢大。數道後膜間漏如縷々。外突華蓋蔽。中似空々。駭極潛抽簪箸撥腹覷之有一物狀類小牛隨手飛出破窓而去益駭不敢復撥方欲轉步而客已醒驚叫子窺見吾隱矣。放牛瘟出將為奈何陳拜詰其故客曰今已若此尚復何諱實相告我六畜瘟神耳。適所縱者牛瘟恐百里內牛無種矣。陳故以養牛為業聞之大恐拜求述解客曰余且不免於罪其何術之能解惟若參散最効。其廣傳此方勿存私念可也。言已謝別出門又擲土堆壁龕中曰每用一合亦効。拱不復見居無何牛果病瘟疫大作陳欲專利秘其方不肯傳惟傳其弟々試

之神驗而陳自剉喉牛殊罔所効有牛而百蹄噭倒斃殆盡遺老牝牛四五頭亦遂廵就死中心懊惱無所用力忽憶龕中掬土念未必効姑妄投之経夜牛乃盡起始悟藥之不靈乃神罰其私也后数年牝牛繁育漸復其故

金姑夫

會稽有梅姑祠神故馬姓族居東莞未嫁而夫早死遂矢志不醮三旬而卒族人祠之謂之梅姑丙申上虞金生赴試経此入廟徘徊顧涉冥想至夜梦青衣來傳梅姑命招之從去入祠梅姑立候簷下笑曰蒙君寵顧實切依戀不嫌陋拙願以身為姬侍金唯唯梅姑送之曰君且去設座

成當相逆耳、醒而惡之、是夜居人夢梅姑曰、上虞金生今為吾婿。宜塑其像、詰村人語夢悉同、族長恐玷其貞、以故不從、未幾一家俱病、大懼、為肖像於左、既成、金生告妻子曰、梅姑迎我矣。衣冠而死、妻痛恨、詣詞指女像穢罵、又升座批頰數四乃去、今馬氏呼為金姑夫

異、史氏曰、未嫁而守。不可謂不貞矣。為鬼數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無恥也。大抵貞魂烈魄。未必即依于土偶。其廟貌有靈。驚世而駭俗者。皆鬼狐憑之耳。

○○○仙人島

王勉、字黽齋、靈山人、有才思、累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誚罵、

多所凌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尊折。除几盡矣。以子智慧、若及身修道。尚可登仙、藉。王唉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人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之卑、無他求、即我便是仙耳。王乃益笑其誕、道士曰、我何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耳。遂以杖夾股間、即以一頭授生、令如己狀、囑合眼、呵曰、起、覺杖粗如五斗囊、凌空翁飛、潛捫之、鱗甲齒〻。爲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即抽杖去、落巨宅中、重樓延閣、類帝王居、有台高丈餘、台上殿十一楹。弘麗無比、道士曳客上、即命童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伺

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龍或虎或鸞鳳不一類、又各携樂器、有女子、有丈夫、有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粧束、有侍児代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其名。酒既行、珍肴雜錯、入口甘芳、并異常饈、王嘿然寂坐、惟目注麗者、然心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恐其終不一彈、酒闌、一叟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名、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器之同者、共隊為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散響徹雲漢、獨有跨鳳者、樂技無偶、羣散既歇、侍児始啟繡囊、横陳几上、女乃舒玉腕、如搊箏狀。其亮數倍于琴。烈足開胸。柔可蕩魄。彈半炊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既闋、鏗有一

散。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技哉。大衆皆起告別。鶴唳龍吟。一時并散。道士設宝榻、錦衾備生寢處、王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后、涉想猶帶。念已才調、自合芥拾青紫。富貴后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士似已知之、謂曰、子前身與我同學。后緣意念不堅、遂（墜）塵網、僕不自佗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夢夢不可提悟。今宵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端無視、已乃以鞭驅石、石飛起、風撤濺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渾無邊際、大懼、即復合、而身已隨

石俱墮。砰然、一响、汩沒若鷗。舉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瀛、矣。視之、年可十六七、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之、女子言從我至家、當爲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當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以棹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于艙中攜所采蓮花一握、導與俱去、半里許、入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取幞袍襪履、爲王更衣、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畧可聽聞、崔眞人切切眷戀、拔昇天闕、自分功名

反掌、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島。遠絕人世。文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近名流因而慇懃置酒、又從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离席稱謝、桓命于鄰党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日。拜已、即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髫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雲、即僕幼女、頗慧能記典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枝詞三章、嬌婉可聽。

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宿構、亦富、可使鄙人得聞教乎。王郎慨然頌近体一作、頃聆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塊壘消。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下句是豬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撫掌。桓請其他、王述水鳥詩云、瀦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向妹呫呫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為姊夫續下句矣、云狗腚響弸巴。合席粲然、王有慚色、桓顧芳雲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知八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為孝哉閔子騫二句、破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綠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

人者。孝哉一、句。即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董子何知、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是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之佳處、兼述文宗評語、有云、字字痛切。綠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揔評、有云、羯鼓一撾、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妹、兩人皆笑不可仰。綠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撾。衆又不解、綠雲啟口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猜論。綠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撾、其聲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桓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過不遑。王初以

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徒有汗濕。桓謏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子身遠。無有一点不似玉。衆未措想、綠云應聲曰、亀翁頭上。再着半夕、即成亀。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綠云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〻、不以為非。寧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桓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婢導夫妻入內寢、灯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對。應無窮。王至此始覺汪洋堪羞、女喚明璫、則來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誚辱、自恐不見重于閨闥、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闈之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復吟哦、女曰

妾有良言、不知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也。王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珰漸狎、告芳雲曰、明珰與小生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乃即許之、每作房中之戲、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重疊、王惟喋々、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為寂、勸招明珰、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々数語、芳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當不知耶。獨要、乃樂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姊妹赴鄰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珰、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痛已而前陰盡腫、大懼、以告芳雲、芳雲々笑曰、必明珰之恩報矣。王

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畧、既非痛癢、听之可矣。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胸中、不正。則瞭、子眸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眸、故以此戲之也。王失笑、哀求方劑、曰、君不听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為妬意。不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若東風之听（吹）馬耳。故唾棄不相憐、無已、為若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於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憶、以意告女、女曰、歸即不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

衆與同歸女等思再三、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入曰、姊々遠別、莫可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為家、夙夜代營室。勿嫌草創。芳雲拜而受之。近而審諦、則用細髮為樓閣、大如橼、小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榱題、歷々可數、其中供帳床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嘆其工。芳雲曰、實於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夙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敬諾、桓乃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於門、謝別而邁、行踪驚駛、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為長堤、其闊盈丈、瞬息馳過、

捏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邈、芳雲止無（勿）行、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為巨第、并入解裝則、與島中居、無稍差殊、洞房内几榻宛然、時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生迎養、生命騶趨詣故里、至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老父尚存○子善博田產并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西村、王初歸時、尚有功名之念○不恝於懷○及聞此况○沉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見父○衣服滓敝衰老堪憐○相見各哭失聲問不肖子則出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畢、燂湯、請浴、進以錦裳、寢以香舍、又

遷致故老與談讌享奉過於世家子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听入但予以廿金使人傳語曰可持此買嬪以畜生業再來則鞭打去驚矣子泣而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礼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備極通欵于時獨有黃子介風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坷者王留之甚久時與私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王萬錢卜兆營塟盡礼時子已娶頓〻來男子最子賭亦少閒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婢蕊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為田産之費異日黃及子同往省視則舍宇全湫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況享受無窮

乎地仙許携姝麗恐帝閾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忌哉彼娘之口抑何其虐也

閻羅薨

巡撫某公父先為南服總督殂謝已久公一夜夢父來顏色慘慄告曰我生平無多孽愆祇有鎮師一旅不應調而悞調之途逢海冦全軍盡覆今訟于閻君刑獄酷毒實可畏冥閻羅非他明日有經歷解糧至魏姓者是也當代哀之勿忘醒而異之意未深信既寐又夢父讓之曰父罹厄難尚弗鏤心猶妖夢置之耶公大異之明日留心審閱果有魏經歷轉運初至即刻傳入使兩人捺坐而后起拜

如朝叅礼、拜已、長跽連洒而告以故、魏不自任、公伏地不起、魏乃云然、其有之、但陰曹之法、非若陽世、慢々。可以上下其手。即恐不能為力。公哀之益切、魏不得已諾之、公又求其速理、魏籌廻慮、無静所、公請為糞除窗牖、許之、公乃起、又求一往窺、所魏不可、强之再四、嘱曰、去即勿敎、且冥刑雖慘、與世不同、暫置若死、其實非死、如有所見、無庸駭怪。至夜潜伏牖側、見堦下囚人斷頭折臂者紛雜無數、墀中置火鐺油鑊、數人熾薪其下、俄見魏冠帶出、升座、氣象威猛、迥與曩殊、羣鬼一時都伏、齊鳴寃苦、魏曰、汝等命戕于魁、寃自有主、何得妄告官長。衆鬼肆言曰、例不

應調乃被妄檄前來遂遭凶害誰貽之冤魏之曲為解脫衆鬼嘩冤其聲詾動魏乃喚鬼役可將其官赴油鍋署入一煠於理亦當察其意似欲借此以洩衆忿即有牛首阿旁執公父至即以叉又刺入油鍋公見之中心慘怛痛不可忍不覺失聲一号庭中寂然萬形俱滅矣公嘆咤而歸及明視魏則已死于廨中松江張禹定言之以非佳名故諱其人（今之為獄者其于事而驗乎死其冥報陰折其反耶 讀至此令人寒心三日）

○○顛道人

顛道人不知姓名寓蒙山寺歌哭不常人莫之測或見其煑石為飯者會重陽有邑貴載酒登臨與蓋而往宴畢

過寺甫及門則道人赤足着破衲自張黃蓋作警蹕殸而出意近玩弄邑貴乃慚怒揮僕輩逐罵之道人笑而却走遂急衆蓋共毀裂之片片化為鷹隼四散摩飛衆始駭蓋柄轉成巨蟒赤鱗耀目衆譁欲奔有同游者止之曰此不過翳眼之幻術耳烏能噬人遂操刃直前蟒張吻怒逆吞客嚥之衆駭擁貴人急奔息於三里之外使數人逡巡往探漸入寺則人蟒俱無方將返報聞老槐內喘急如驢駭甚初不敢前潛蹤移近之見樹朽中空有竅如盤試一攀窺則鬪蟒者倒植其中而孔大僅容兩手無術可以出之急以刀劈樹比樹開而已死踰時少蘇舁歸道人不知

所之矣。

異史氏曰：張蓋游山，厭氣浹於骨髓。仙人游戲三昧，一何可笑。余鄉殷生文屏，畢司農之妹夫也，為人玩世不恭。章邱有周生者，以寒賤起家，出必駕肩而行，亦與司農有瓜葛之舊。值太夫人壽，殷料其必來，先候于道，著豬皮靴，公服持手本，俟周於至，鞠躬道左，唱曰：淄川生員接章邱生員。周慚，下輿，略致數語而別。少間，同聚于司農之堂，冠裳滿座，視其服色，無不竊笑。殷傲睨自若。既而筵終出門，各命輿馬。殷亦大聲呼：殷老爺獨龍車何在？有二健僕，橫扁杖于前，騰身跨之，致聲

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拜謝飛馳而去殆亦仙人之亞也

○○○胡四娘

程孝思劍南人少惠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求傭為胡銀台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悦之曰此不長貧可妻也銀台有三子四女皆褓中論親於大家止有少女四娘孽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以為惛髦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舘舘生供備豊隆群公子鄙不與同食婢僕咸揶揄焉生嘿嘿不較短長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群又以鳴鉦鍠聒其側程携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人貴賤徧觀之都無

謏詞惟四娘坐乃曰此真貴人也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言若罔聞之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而嗤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抉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婢春香曰二娘食言我以兩睛代之桂兒益恚擊掌爲誓曰管教兩丁盲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号讙夫人聞知即亦無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諠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婿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兩肩荷一口

人情大抵勢利

四娘坦然妹無慚作人見其事〻類恥愈益抑之獨有
公愛妾李氏三姊所自出也恒私重四娘〻〻相顧恤每
謂三娘曰四娘內慧外朴聰明渾而不露諸姆子皆在其
包羅中而不自知況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為人下者
汝勿致尤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寧輒加
意相攜是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
適殁程緣哀如子未得與試既离苫塊四娘贈以金使
赴入遺才糈囑曰曩父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
今萬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三
娘賂遺優厚程入闈試卷研以求光甚無何放榜竟被

李氏真個好眼睛

妙名來道人頌古今因此也

文筆不平

黠、頗爭氣結、雖於旋里、尋囊貲小泰、携卷入都、時妻党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旧名、詭托里居、求潛身於大人之門、東海李蘭台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為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為之治第。時胡大郎以父亡、空匱、貨其沃墅、因購焉。既成、然後貸輿馬往迎四娘。先是程擢第后、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為餪、姊妹諸姑咸在、惟四娘不至、忽一人馳入、呈程寄四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始請見四娘。姊妹惴惴、惟恐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娘啣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捉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〻四娘目有視〻四娘口有道〻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眾見其靡所短長稍就安於是爭把琖酬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号甚急群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能對二娘訶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几抉去矣二娘大慚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坐寂無一語各始告別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車而去眾始知買墅者即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惟李夫人贈一婢受之居無何程假歸展墓車馬

扈從如雲、詣岳家礼公柩、次叅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殁、群公子日競貲財、柩之弗顧數年、靈襆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剋期營葬。事事盡礼。殡日冠蓋相屬、里中咸嘉嘆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党厄急、罔不極力、二[illegible]道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者、爲程同譜、風規甚烈、浼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答、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顔、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都、不敢遽進、覲程入朝、而後詣之、見四娘、念手足之義、而忘睚眦之嫌、閽人既通、即有旧媪出、導入廳事、具酒饌、亦頗艸艸、食畢四娘出、顔温霽、問大哥人事大

忭、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体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々。妹子一女流。几曾見嗚々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即可了矣、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詞、但顧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為跋涉來省妹子。乃以大訟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大小無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忍。逾數日、二郎釋放寧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怨謗也、俄而四娘遣价候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為二舅事、遣發甚急、未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也。后三娘家漸貧、程

讀至此令人不解

文筆愈出愈奇

都又笑四娘耶乎

施報適子常振又以李夫人如子迎養若母焉

○僧術

黄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黄嘆曰謂君騰達已久今尚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為君賄冥中主者能置十千否答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為約黄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黄黄家旧有汲水井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即推堕井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黄不解何術轉念効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

一千投之必聞巨泡哭起鏗然而破即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駭既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為大錢所膈不得沉因募僧至誚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去何乃妄言黃實告之僧嘆曰鄙吝者又非大器此子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甲科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柳生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之傳精袁許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尚可以人謀然尊閫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几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内不出呼之再三始方出曰我日為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内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答曰甫有一人携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襤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即式微猶是世裔何至下昏於市儈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曾見其女耶答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笑曰尚未知犁牛

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兒而賤、然當生壽福之女。但强合之兒、有大厄。容復禳之。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為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生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為誰、曰、且勿問、宜速作黍、周不諭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蓋傅姓營卒也、心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間酒肴既陳、雜惡艸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曩夕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矣。飲間、傅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俛首為之籌思、既而客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可視之漠〻、借馬騎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傅。周既知、稍〻不快

已無如何過歲將如江西按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我意無他但薄有獵（所）當購佳墳凡卒前言之不驗也能否柳云昇如君額及至江西值大冦叛亂三年不得歸后稍平還遵路中途為土冦所掠同難人七八十位皆剗其金貲群令去惟周被擄至巢盜看詰其家世因曰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即無辭周不答盜怒立命梟斬周惧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柔之遂告曰小生所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為丈人累耳如使夫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不可從也引入內放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夕合巹深遂所望

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即當年荷囊人也因述柳言為之感嘆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翁斬訖尋次及周亡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傅奉已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為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誑曰適從江皋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家拯救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危全傅命刻諸俘令其自認侍之餉以酒食贈以資斧曰曩受解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搶攘間不遑修禮請以二馬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痴父不所恚告母

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生旦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異他日能收親骨耳其所寄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攜歸尚足謀生產囑騎者候于路而入至舊處廬舍已燼于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入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塚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因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衆帑罷其蕩無存者聞主人歸大懼鬨然盡逃祇有一嫗一婢一老奴在焉因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于男子擇醇篤者授以貲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于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候下一珠輒指其訛内

外無敢欺數年貲甫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遣入移親骨
厚瘞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儈矣乃
盗也而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柏此鄙人之論耳婦人女
子猶失之況以相天下士哉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詼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鄰
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雅少麗若為我求凰
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為若圖之朱笑曰諾更
月餘鄰人出討負被殺于野邑令拘鄰保血膚取實竟

無端緒、惟媒媪述相譍之詞、以此疑朱、捕至、百口不承、今
又疑鄰婦與私、拷掠之、五毒叅至、婦不能堪誣伏、又訊朱、
〻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既是冤死、而又加以不節
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令我實供之可矣。欲殺夫歟
娶其婦。皆我之、為、婦不知之、也。問何據、答言血衣可証、及
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
此母不忍出、証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
衣死也、即不予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
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
詞、經年餘、决有日矣。今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旁曰視

令而大罵曰、如此情已。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并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借官若動、即便誅却。令戰悚叩、其人曰、殺人者乃宮標也。標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謀而歸、竟腰橐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知之、喚其母鞫之、則劉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后以此被參、摘免、陷罰贖、鬻田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媳、已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

此、不可不愼也。燥急汚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命。一人興訟、則數農違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敢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即是盛德。且非重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即或鄉里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角之忿、此不過借官宰之一言、以爲平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皆杖土加、葛藤甚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听訟者矣、一票既出、若故忘之、捐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官之到、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听審之牌、曚蔽因循、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將盡矣。而儼

然而民上也者偃息在床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冤寃伸頸延息以望援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惜而在良民株累亦復何堪况且無辜之干連往往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于奸民何以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自入公門如蹈湯火早結一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稽延堂上若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也者（雖非）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盈

也。或平昔以睚眦開嫌。或當前以怀璧致罪。故興訟者以其全力謀正案、而以其餘毒潑小佚、帶一名于案尾。遂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狀若爲集。人出亦出。還同縲縶。而冤之官問不及。吏詰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能蠹役之貪囊。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略一審詰。當逮乙之。不當逮芟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一念及於此。又何況桁楊刀鋸能殺人哉。

鬼全

教諭厲先生洒脫有名士風、然酒狂不持儀節、每醉歸驟馳馬殿堦、〻上多古栢、一日縱馬入、觸奮頭裂、自言子路恕我無礼、擊惱破矣、中夜遂卒、邑中某乙者、負販其鄉、夜宿古刹、更静人稀、忽見四五人携酒入飲、展亦在焉、酒數行、或以字為令、田字不透風、十字在當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贏一鍾、一人曰、回字不透風、口字在當中、口字推上去、呂字贏一鍾、一人曰、囹字不透風、令字在當中、令字推上去、含字贏一鍾、又一人曰、困字不透風、木字在當中、木字推上去、杏字贏一鍾、未至展、展凝思不得、衆笑曰、既不能令、須當受命、飛一觥、來展即云、我得之矣、曰字不透風、一字

在當中、衆又笑曰、推作何物、展吸盡曰、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鍾、相與大笑、未几出門去、其不知展死、窃疑其罷宮歸也、及歸問之、則展死已久、始悟所遇者鬼耳、

甦后

洛成劉仲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簷、珥光采、從者皆宮妝、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后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几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几何、遂爾懵忘、危坐磨磚者非子耶、乃展錦薦、設瑤漿、捉坐對飲、與論古今事、博洽非

常、劉泣〻不知所對、美人曰、我止赴瑤池一迴宴耳、子歷几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澄澈、既而曛黑、從者盡去、息燭觧襦、曲盡懽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鬟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〻若諳姓字、答曰、昔郎不訪、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情痴也、問魏文安在、曰、丕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遊嬉、富貴者數載、過即不復置念、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為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脂合贈劉、作别、登車雲

推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凝思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毋不知其故、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思否。劉以言隱中情告之。嫗曰。郎試作人一書。我能動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于物生。果能之、不敢忘也。乃折柬為函付嫗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誤事。初至門上者以我為妖。欲加縛縶、我遂出郎君書。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斂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答、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夫人沉思久、乃揮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即送一往婦去。瀕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計。但無泄。使可永久矣。劉喜伺之。明日果一老姥、率女郎詣毋所。容色絕世、自言陳

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頗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礼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答云、妾銅雀故妓也、劉疑為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人間、夫人已復旧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留皆在夫人、故得長侍牀簀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衿斷。劉急以杖擊犬、犬々猶怒齕斷幅、頃刻碎如麻。嚼吞之、瞽媼捉領毛縛以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卿仙人何乃畏犬。女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戒也。劉欲買犬杖斃、女不可。曰、上

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
來，殊恍惚。於是共疑為妖，母詰劉，劉々亦微道其異。母大
惧，戒使絶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為
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分義絶矣。要我去
亦復非難，但恐非禁咒可遣耳。乃束薪爇火，拋階下。
瞬息煙蔽房屋，對面相失。忽有聲震如雷。已而煙滅，
見數術士七竅流血死矣。入室，女已渺。呼嫗問之，嫗亦不
知所去。劉始悟嫗蓋狐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
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

睹故妓、廳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妬之耳、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由古寺、繫馬門外、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也、道人云、頗不能止、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為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為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

鳥群集、庭樹為滿。温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温側耳傾心、稍〻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踈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温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絶技、後歸程離家数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旁有小邨、趍之不遑審擇、見一門、匆〻遽入、登其堂、闃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温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温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床榻、不辭屈體、便可藉藁、少旋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荅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娘、老身之猶子也。温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顰蹙曰、此即不敢應命、

温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姬既去、温視籍草薦濕不堪卧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既歇、冒夜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温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一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温心動、歸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温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以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温以姻事不諧、志乖意沮、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旧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為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旧愁、剗盡還生。便如青草。

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昏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棄已拚棄了。芳衾妬夢。玉漏驚魂。要睡何能睡好。漫説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悅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書間、踰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葛經閨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思其詞蕩、欠之而未忍言、欲急醮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既而告別、坐下遺女舄一鉤、心頓惡其儇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辨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恪不傳、良工

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己名、益惑之、即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嫚、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挼莎之、葛僅讀一兩句、蓋即閨門所拾者也、大疑、并綠菊之種、亦猜良工所贈、歸告夫人、使逼詰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有取實、夫人恐其跡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遣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既歸寢、齋童聞琴自作聲、初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白溫、溫自

詰之果不妄其殷殷遊溢似將效己而未能者、爇火暴入、杳無所見、温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為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為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温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之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温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鑒魑魅、翌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審之、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泫然曰、代作蹇修、不為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温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

死百年矣、少喜琴箏、々已頗能諳之、獨此技未能嫡傳、重泉猶以為憾、惠頓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裳衣。陰為歷君聯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弱惜餘春之俚辭、皆妾為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為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以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為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苦、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

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温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卧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蓋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睹其父他往、又詣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固昂之、劉不忍爭、脫貫竟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返來、適偽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

詰蹤跡輒往由是日與女昵、卽居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悽歸、不敢復歡、恐亂其舌痕也。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男爲要之歸、意慘慘不自得、以所市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闔戸自撿一過、觸類凝想、次年復至、蓋裝甫解、卽趨女所、至則肆宇闃焉、失望而返、猶意偶出未返、蚤又詣之、闃如故、問諸鄰、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興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復來、神志沮喪、居數日、怏怏而歸、母爲議婚、屢梗之、母恠且怒、僕私以裹嚙告、益防閑之、益之途由是絕、劉忽忽遂減眠食、母憂思無計

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盖、韓寄語舅媒合之、舅即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廣寧人、劉低頭喪氣、心灰絕望、既歸、捧篋啜泣、而徘徊顧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睨而入、真是無訛、劉大動、因僦其東鄰居、細結知為李氏、反復疑念、天下寧有此酷肖者耶、居數日、莫可夤緣、惟目眈眈候其門、以冀女或復出、一日日方西、女果出、忽見劉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而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思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

千金難買

寥廓、西有短垣、畧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墻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大慟涕墮如綆、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深慰之、劉曰、百計不遂、自謂今生已矣、何期復有今夕、顧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請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言、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袴猶昔、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婚、此或托舅氏詭詞、以絕君望耳、既就枕席、宛轉萬態、款接之歡、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墻而去、劉自是不復措意黃氏矣、

旅居忘返、經月不歸。一夜、僕起飼馬、見室中燈猶明、竊之、見阿繡、大駭、頓不敢言主人。旦起、訪市肆、始返而詰劉曰、夜與還往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狐鬼之藪。公子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此。劉始靦然曰、西鄰是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審東鄰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渦、不如阿繡美。劉反覆思、乃大懼曰、然且奈何。僕謀伺其來、操兵入共擊之。至暮、女至、謂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夙分耳。言未已、僕排撻入。女呵之曰、可棄兵、速具酒來、當

與若主別、僕便自投、若或奪焉、劉益悲、强設酒饌、女談笑如常、擧手向劉曰、君心事、方將圖効綿薄、何竟伏戎、妾雖非阿繡、頗自謂不惡、君視之猶昔否耶、劉毛髮俱豎、噤不語、女聽漏三下、把琖一呷、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燭後再與新婦較優劣也、轉身遂杳、劉信狐言、竟如盖、怨舅之誑已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啗以重賂、姚妻乃言、小郎爲覓婿廣寧、若翁以是欲去、就否未可知、須旋日方可計校、劉聞之、傍徨無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疑訛傳、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爲偵者所掠、以劉文弱、疏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

界、見一女子、蓬鬢垢耳、出履蹉跌不可堪、劉馳過之、女遽呼曰、馬上人非劉郎乎。劉停鞭審顧、則阿繡也。心仍訝其為狐、女問何為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繡也。父攜妾自廣寧歸、遇兵被俘、授馬屢墮、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飛隼、苦不能從、百步而屨屢褪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其狐、感之。因述其留蓋之故、女言其叔為擇婿于方氏、未委禽而亂始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入、俱道所以、母亦喜、為女盥濯、竟妝。容光煥發、母撫掌曰、無

怪癡兒、魂夢不置也。遂設祠禱、使從己宿、又遣人赴蓋寓書於姚、不数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礼乃去。劉出藏篋、封識儼然、有粉一函、啟之、化為赤土、劉異之、女掩口曰、数年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及審僞、故以此相戲耳。方嬉笑間、一人搴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蹇修否。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〻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眸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杳、夫婦感其義、為位于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醉臭薰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逃耶、劉笑捧其

類、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辨也。已而合扉相押、俄有叩門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又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像、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則刻意效之、妹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月而後成然終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故時復一至、今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住、家人皆

惧避之、每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長數寸、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悔無及。天明果於某所獲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妝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猫、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即逕出、視之非猫、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霆劫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為侍御、生一子名元豐、絕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於為婚、王憂之、適有

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為婦、視其女、嫣然展笑、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與議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旦置身廣厦、役婢僕、厭膏梁、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價乎、夫人大悦、優厚之、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侍宜謹、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里巷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奩中翻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々亦憨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得貧家兒作新婦、共笑姍之、見女皆驚、群議始息、女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

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々焉、惟恐其憎子痴。而女殊懽笑、不為嫌、第善謔、刺布作圓蹋蹴、為笑。着小皮靴、蹴去数步、紿公子奔拾之。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圓訇然來、直中面目、女與婢俱斂跡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石、始伏而啼、王以告夫人、夫人往責女、々俛首微笑、以手刓床、既退憨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庭戶

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々縷々然。喧笑一室。日以為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即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所為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冢宰狀。剪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為虞候。竊跨廄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即又鞭撾從人、大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誤以為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為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盜我之

瑕及以閨閤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笑憨并不一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憤怨終夜不寢時冢宰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僞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誤為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次日早朝見而問曰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懟言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懽公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悞投給諫給諫大喜先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

憤將行忽見公子袞衣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而笑撫之、脫其服冕而去。公急出、則客去遠、問其故。驚顏如土。大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之曰、翁無煩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不軌、袞冕作據、上驚驗之、其旒冕乃粱蕉心所製。袍則敗布黃袱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憨狀可掬、笑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

事戲笑。鄰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副主考。是歲。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并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偕榻去。悍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掐人股裏。婢嫗無不厭然。夫人呵拘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女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褲。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絕。女坦笑不

驚、曳置床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囅然、曰、如此、癡兒。不如勿有。夫人益恚、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呻矣。輟涕撫之、則氣息休〻、而大汗浸淫。沾浹茵褥、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語不癡。大異之、携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至晚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公為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罣誤、旧有廣西中丞所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

以睛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墮碎軏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愁交口呵罵女潛而出曰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劫深受而公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報曩恩了夙願耳身受唾罵撻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即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盈氣而出追之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釵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瘠公夫憂患爲膠續以解之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執小像日夜澆禱其下幾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

故村外有公家亭園騎馬墻外過聞笑語聲停轡使厩卒捉鞚登鞍一望則二女郎遊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婢子當逐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也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矣既而紅衣人來果小翠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骨瘦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今與大姊游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公子遣僕奔

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而往啟鑰入亭女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都無所復須夫人悉如其言托公子養疴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眉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迥若兩人大恠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美公子曰二十餘歲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翁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君孤妾實不能產恐誤君宗嗣

請娶婦於家旦晚侍奉公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吉期將近、女為新人製衣履、賫送姆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亦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留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玦一枚、心知其不返、遂携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覿舊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于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

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金和尚

金和尚、諸城人。父無賴、以數百錢鬻子五蓮山寺。小頑鈍不能肄清業、牧豬赴市若傭保。后本師死、稍有遺金、捲懷離寺、作負販去。飲羊登壟、計最工。數年暴富、買田宅於水坡里。弟子繁有徒、食指日千計。遶里膏田千百畝。里中起第數十處、皆僧無人、即有亦貧無業、攜妻子僦屋佃田者也。每一門內、四繚連屋、皆此輩列而居。僧舍其中。前有廳事、梁楹節梲、繪金碧、射人眼。堂上几屏、晶光可鑑。又其後為內寢、朱簾繡幙、蘭麝充溢噴人。螺鈿雕檀為床

床上錦茵等褶疊大又有處壁上吳人山水諸名跡懸粘幾無隙處一聲長呼門外數十人轟應如雷細纓華靴者皆烏集鵠立受命皆擠口語側耳以聽客倉卒至十餘筵可咄嗟辦肥醲蒸薰紛〻挾藉如霧霈但不敢公然蓄歌妓而妓童十數輩皆慧黠能媚人皂紗纏頭唱艷曲聽睹亦頗不惡金若一出前後數十騎腰弓矢相摩戛奴輩呼之皆以爺即邑人之若氏或祖之伯叔之不以師不以上人不以禪號也其徒出稍〻殺于金而風槩雲邁亦畧於貴公子等金又廣結納即千里外呼吸亦可通以此攜方面短長偶氣觸之輒惕自惧而且爲人鄙不文頂趾無

雅骨、生平不牽一綫、持一兒、跡不履寺院、室中亦未嘗蓄鐃鼓、此等物門人華弗及見、並弗及聞、凡僦屋者、婦女浮麗如京都脂澤金粉、皆取給于僧、僧亦不之靳、以故里中不田而農者以百數、時而惡佃決僧首瘞牀下、亦不甚窮詰、但逐去之、其積習然也、金又買異兒私子之、延儒師教帖括業、兒聪慧能文、因令入邑庠、旋援例作太學生、未幾赴北闈、領鄉薦、由是金之名以太公、謀向之翁之者太之膝席者皆垂手執兒孫礼、無何太公僧斃、孝廉衰絰、臥苫塊北面稱孤、諸門人縗杖滿淋禍、而靈幃後嬰已細泣、惟孝廉夫人一而已、士大夫婦、咸華妝來奪帨而唁、冠蓋

輿、馬塞道路、殯日棚閣雲連、旛幢翳日、殉葬芻靈、飾以金帛、輿蓋、儀仗數十事、馬千匹、美人百、袂皆如生、方弼方相、以紙殼製巨人、皂帕金鎧、空中而横以木架、納活人内負之行、設機轉動、鬚眉飛舞、目光鑠閃、如將叱咤、觀者驚怪、或小兒女遥望之、輒啼走、冥宅壯麗、如宮闕樓閣、房廊連垣數十畝、千門萬戶、入者迷不可出、祭品象物、多難指名、會葬者蓋相摩、上自方面、皆傴僂入、起拜如朝儀、下至貢監簿史、則手據地以叩、不敢勞公子勞諸師叔也、當是時、傾國瞻仰、男女喘汗、屬于道、携婦襁兒呼兄覓妹者、聲鼎沸、雜以鼓樂喧豗、百戲鞺鞳、人語都不可聞

觀者自肩以下皆隱不見、惟萬頂攢動而已、有孕媍潰急欲產、諸女伴張裙為幄羅守之、但聞兒啼不暇問雌雄、斷幅繃懷中、或扶之、或曳之、蹩躠以去、奇觀哉、葬后以金所遺資產瓜分而二之、子一門人一、孝廉得半、而居第之南之北之西東盡緇黨、然皆兄弟敘、痛癢又相關云、

異史氏曰、此一派也、兩宗未有、六祖無傳。可謂獨闢法門者矣。抑聞之五蘊皆空。六塵不染。是謂和尚。口中說法。座上參禪。是謂和樣鞋香楚地。笠重吳天。是謂和撞。鼓鉦鍠聒。笙管敖曹。是謂和唱。狗苟鑽緣。蠅營淫

賭。是謂和幃金也者、尚耶㨾耶、唱耶、撞耶、抑地獄之幃耶。

商婦

天津商人某、將賈遠方、從富人貸貲數百、為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室中、以俟其歸。而商以是日良、貟貲竟發。偷兒伏久、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婦。婦以手却之、女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闔。偷兒大驚、拔關遁去。既明、家人見婦死、質諸官。官拘鄰人而鍛煉之、誣服成獄、不日就決。

偷兒憤其寃，自首於堂，告以是夜所見，鞫之情真，鄰人遂免。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縊死，齒容貌與盜言悉符，因知是其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替，其然歟。

祿數

其頭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听信。適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石，麪四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麪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食，未及周歲死矣。

閩羅宴

靜海邵生家貧值母初度備牲酒祀於庭拜已而起則案上肴饌皆空甚駭以情告母母疑其困乏不能為壽故詭言之邵嘿然無以自白無何學使案臨苦資斧薄借而往途遇一人伏候道左邀請甚殷從去見殿閣樓臺彌亘街路既入一王者坐殿上邵伏拜王者霽顏命坐即賜宴飲因曰前過華居廝僕輩道路飢渴有叨盛饌邵愕然不解王者曰我忤官王也不記尊堂設帨之辰乎筵終出白鏹一裹曰豚蹄之擾聊以相報受之而出則宮殿人物一時都渺惟有大樹數章蕭然道側視所贈眞金秤之得五兩考終止耗其半猶懷歸以奉母焉

役鬼

山西楊醫，善針灸之術，又能役鬼，一出門則捉騾搽鞭者，皆鬼物也。嘗夜自他歸，與友人同行，途中見二人來，修偉異常，友人大駭。楊便問何人，答云：長脚王、大頭李，敬迓主人。楊曰：為我前驅。二人旋踵而行，蹇緩則立候之，若奴隸然。

龍戲珠

徐公為齊東令，署中有樓，用藏肴餌，往往被物窃食，狼籍於地，家人屢受譴責，因伏伺之，見一蜘蛛大如斗，驟走白公，公以為異，日遣婢輩投餌焉，蜘蛛益馴，飢輒出依人，飽

而後去、積年餘、公偶閱案牘、蛛忽來伏几上、疑其飢、方呼家人取餌、旋見兩蛇夾蛛卧、細栽如箸、蛛爪踡腹縮、若不勝懼、轉瞬間、蛇暴長粗于卵、大駭欲走、巨霆大作、闔家震驚、移時公甦、夫人及婢僕擊死者七人、公病月餘尋卒、公為人廉正愛民、柩發之日、民斂錢以送、哭聲滿野、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筐、髮垂蔽面、至床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肥黑絕醜、某大惧欲奔、婦猝然登床、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噉而氣不得息、噉之稠黏塞喉、才一呼吸、而口中又滿

氣急復嗽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十日不食、或教以參芦湯探吐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嫖嬝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而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閱人甚多、俱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丫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

焉、既醮、夫婦甚得、生前室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怙、生問名字之義、答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疏畧、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勿顧、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酒、適有追逋賦者打門而誶。遣奴委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

經紀殫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於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淩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富室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因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僮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

人飲覺体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卒衣衾皆所夙備里中始共賑細娘婿福年歲始學為文父既殁孀惰不肯讀輙亡去從牧兒遨嬉訶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兄人便更若衣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撻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罌與諸僕啗飯粥數日若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遂自壁（而）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出析無衣足無履塗而沾濡縮頸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絓室者皆引細娘為戒嘖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為意福不堪其苦棄家逃去女亦任之殊不

現不此而知尊子之
教素違而因然也

細柳可謂慈而能
嚴者也

進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求鄰媼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母問令知改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嫗慫恿始納焉、濯髮授衣、令與弟祜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祜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祜游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能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祜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資使學負販、祜淫賭、

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連數以欺其母、母〻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輙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請買入洛、實借遨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〻、惟恐不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又以鋌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官橐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需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又囑之、怙諾而出、怙〻意自得、至洛、謝絶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甚空匱在處、及取而析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媪

見其狀、冷語侵客、惜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挾索入、驟縶項頸、驚惧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姬已竊偽金去首公廷矣、至官不能置辭、搒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于囚、苟延餘息、初惜之行也、母為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之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不知）所謂、黯然欲涕、不敢復請而退、過二十日而問之、嘆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愚、但泪浮桃葉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听、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

絏中矣、中丞待汝厚、汝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三日矣、即獄中而望之怙奄然面目如鬼、見兄涕不可仰、福哭、時福為中丞所寵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猶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兄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並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安敝朴素、

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変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從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富一貴、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闥、當亦丈夫之錚々者矣、

○楊疤眼

一獵人夜伏山中、見一小人、長二尺已來、踽々行澗底、少

間又一人來，高亦如之，適相值，交問何之，前者曰，我將往望楊疤眼，前見其氣色晦黯，多難不言，後人曰，我亦為此，汝言不謬，獵者知其非人，厲聲大叱，二人并無有矣，夜獲一狐，左目上有瘢痕，大如錢，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薦得梓潼令，寄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嘿思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內苦代猜，否復謀

朝右馳